灼艾集

封祿

灼艾別集卷之二

四明萬表選集

男達甫訂証
孫邦孚重梓

雙溪雜記

國初天下諸王皆置護衛有兵權至 太宗靖難後遂皆革罷不許來朝初制親王歲支祿米一萬石後因地方豐歉或有减支郡王將軍俱有常祿亦因民供有限悉减支一半本色一半折色其折色多不関支又如初封郡王歲支二千石以後襲封俱支一千石後亦有例初封郡王亦支一千石又如郡王生子

多至二三十人者有之慶成王生七十子夫以十子論之一歲該支米一萬五千石反多於一字王祿米矣先年陝西慶府分封郡王俱於慶府一萬米內分撥并軍校亦於大府分出不知彼時奉何事例又如鎮國等將軍年十一二歲即請封號祿米弘治十一年因災異禮部會官議修省事件郎中慈谿王綸白於諸大臣定議鎮國等將軍年及十五歲方准撥支祿米至今行之以民供論之則日益不給以宗室論之往往衣食不繼反不如庶民之家得自為生計也又宗室犯罪降為庶人者計口月給米石比與將軍

官俸

中尉反得實惠宗室例不得種田納稅商販營利而常祿不給日見其貧乏不能存活矣

國初定制百官俸給皆支本色米石如知縣月支米七石歲支米八十四石足勾養廉用度後改四品以上三分本色七分折色五品以下四分本色六分折色後又改在外官月支本色米二石其餘俱支折色其折色以鈔為則每米一石折鈔十五貫或二十貫每布一疋折米二石京官折俸四五年不得一支外官通不得支俸祿之制果能守乎欲禁貪婪是以難也

陞轉

國初官制全論歷俸深淺轉陞如京官六品六年考滿陞一級從五品又歷俸三年陞一級正五品外官必九年考滿論繁簡陞轉此定制也如宋景濂洪武二年除學士十年致仕五品終身自洪熙以後其法漸變盖因四品以上官漸少五品以下官漸多卑官該陞高官無缺不得陞或卑官未該陞高官急缺亦須陞補以此有不待缺而陞者如翰林院學士春坊殿閣大學士有陞至尚書侍郎帶盈御者通政使太常卿國子監祭酒及由序班出身陞至鴻臚寺卿醫士出身陞至太醫院使寫字出身在內閣書辦陞至

編脩郎中等官皆有陞至尚書侍郎特虛銜者皆因該陞而無缺也又有應缺而無該陞之人則與署職如六部署郎中員外郎是也然署職之例惟行於六部司屬其餘衙門無之如給事中之上監察御史之上序班行人中書之上俱無五品官員以此俱無署職國初有御史陞主事者如僉都御史陞侍郎也然翰林科道官職專講讀彈劾近侍清要又因在外四品以上官缺多乃於科道部屬中各論其歷俸年深者不次陞補翰林官不歷政事故不外補九年方得陞行人內選補科道中書亦九年得陞各部員外郎

惟序班一官九年方得外陞入品官最爲貧苦此建官之制變而不能久也葢轉遷雖有資序官制則有定員若資序雖當遷轉而官無員缺則但仍舊任不遷中間年深政績卓異者加陞俸級必待有缺方遷補之則黜陟之典額定之員兩不相悖矣國初定黜陟之法即古三載考績黜陟幽明之意令百官歷俸三年六年九年考滿三次方論黜陟是也然官或有缺不候滿考而陞去者多矣是三考陟官之法不守也又三年一朝覲考察不候滿考而黜去者多矣是三考黜官之法不守也既行三載考察之法又行逍

古設丞相分任六卿無偏聽獨任之弊此法能世守之朝政悉付六卿如有違枉臺諫得糾正論劾朝廷端拱以照臨於上萬世無弊矣

嘗見紀國初事績者內載洪武間設有殿閣大學士其職不過代草詞令然每有犯輒罪黜凡制誥碑文祭文多出　御製如令天下各衙門表箋祝文祭文雖臣下所用亦出御製至於武臣誥命皆組織之不書其人每日群臣奏事面奏取旨畢各衙門官將奉旨意抄寫本後送該科類寫奉到旨意覆奏豈有大學士學士敢自為口旨送內批於本面發出之事乎

內閣

永樂初始建內閣於東角門內命解縉黃淮胡廣胡儼楊榮金幼孜楊士奇七人在閣辦事尋陞侍講

仁宗皇帝正位東宮皆轉春坊官凡草制纂修等事惟翰林院掌之無內閣掌管之說也如永樂十三年纂修性理大全書成翰林院學士兼春坊大學士奉政大夫胡廣奉政大夫右春坊右庶子兼翰林院侍講楊榮奉直大夫右春坊右諭德兼翰林院侍講金幼孜上進表呈盖雖春坊官必須兼翰林院職銜方得預纂修之事未有殿閣大學士而獨任纂修之事者也況永樂間胡廣所兼不過左春坊大學士則是

時殿閣大學士不設已久矣今雖尚書在內閣辦六
六部請勑手本只云合用手本前去翰林院寫勑施
行則舊意猶存可攷也終永樂之世二楊官止五品
蓋爲衙門所拘初未有衙門小官大之例也
仁宗登極始以東宫舊臣陞士奇爲禮部侍郎尋陞
少保轉少傅兼華蓋殿大學士楊榮爲太常卿進太
子少傅兼謹身殿大學士又陞工部尚書在閣辦事
楊溥永樂間繫獄十年至是釋出擢翰林院學士尋
陞太常卿兼學士內閣辦事此三人皆以龍飛超陞
委任不可以例論也後楊溥丁憂起復不入閣宣德

間因九年三品職滿方陞禮部尚書學士如故。英宗即位復命入內閣正統四年修　宣廟實錄成進少保楊士奇楊榮俱進少師號三楊初楊榮陞尚書不過工部則不敢以兼官壓六卿之意可見然自官制一變其後遂使雜流出身在內閣書辦年久者亦得陞至尚書至於序班道士亦以年資陞至尚書掌鴻臚寺太常寺事皆三楊開其端也由是內閣之權漸重無異宰相之設六部之權漸輕凡事多稟受內閣風旨而後行卒使　祖宗官制額定之員衍以增置而日久因襲遂不可復改矣

醜不死也

○

太宗文皇帝靖難之初翰林近侍官周是修自縊於應天府學胡廣金幼孜解縉楊士奇等皆不死是時欲下詔姚廣孝舉方孝孺代草不從死之胡廣等後居內閣　文廟雖令講讀纂脩商議政事然　文廟英明獨斷無敢以私意進言者如解縉諫征交趾言雖公竟不從議過寵漢府致有異志遂以為離間骨肉殺之以此知永樂間內殿閣臣自保不暇況敢專權自恣乎

宣廟在位十年三楊雖被寵用然承洪武永樂以來主威權強盛之後　宣廟又以明睿臨之亦不敢任

舉保至此

情專制　仁廟初崩議喪禮部尚書呂震奏定儀注
已頒行楊士奇等言於上欲改之震面折之曰凡事
皆被汝等偏執壞了至次日早朝群臣冠服皆依禮
部所定惟士奇等與英國公依內閣所議行　宣廟
退朝語楊士奇等曰英國公雖武臣到能守禮蓋慰
藉之詞耳然自後楊榮等漸專朝政人有犯法求救
或在早求薦皆留意成之五府六部或畏其威聽其
說遂使百職不能持正思天下之士不由己進退動
方面風憲郡守令在京三品以上官舉保又勅御史
知縣令在京五品以上官舉保奔競之風大行以賄

露者甚衆由其操去取之權故耳如楊士奇薦主事
洪璵為侍講與經筵又薦為吏部侍郎人莫能抗以
上事皆載於大學士李賢所著天順日錄可見內閣
官專權始於宣德而成於正統初也
英宗九歲登極有詔凡事白於　張太后然後行
太后令付內閣議決每數日必遣中官入閣問連日
曾有何事來商確具帖開報驗有不付閣議者即召
司禮監責之內閣票旨始此
太宗文皇帝建都北京凡百政務多出權宜因北征
土木川賓天未及更正　宣宗在位十年天下承平

因三楊俱南人陰有都南之意亦未議改如北京六部仍稱行在正統間始去行在二字文武官俸仍於南京倉関支戶部茶塩引油銅板言者欲取貯行在戶部竟不從留馮快船於通州聽用至今行之蓋自兩京並建兵冗費繁而永樂一時用兵權宜之政遂因襲而為弊也

自古女后專政甚至臨朝稱制以致禍亂惟我
太祖高皇帝家法嚴正后妃不許傳旨於外亦不許群臣朝見世守為法正統初雖有詔凡事白　張太后而後行　太后命司禮監以章奏送內閣擬旨送

上仍以　聖旨行之未有徑以太后懿旨施行者其
內閣官擬旨最為機密未敢顯言於外旨由我出也
英宗春秋漸長　太后崩履决大政悉由宸斷司禮
監太監王振乗間進言决意北征土木之變後　英
宗復辟司禮監太監吉祥反逆伏誅初徐有貞以迎
駕為吉祥石亨等引徐有貞又引李賢同入內閣有
貞等欲避形迹密計除亨等吉祥不自安遂反亨等
未敗時先奏有貞等諷言官論己　英宗怒下有貞
等獄旋赦之外補叅政先是有貞顯然專政賢但默
勁之亨等不知以為諷言官論己非賢意仍留賢轉

吏部左侍郎復入閣辦事及吉祥石亨被誅而賢任益專矣

國初制律風憲官挾私彈事罪如誣告人加等反坐洪武永樂宣德間未有敢挾私彈劾人者正統初領行憲綱亦禁挾私言事又禁彈劾大臣生殺予奪出自朝廷不許再劾是以當時有直言敢諫之臣而無舉親劾讐之事如解縉之於永樂戈謙之於宣德劉球之於正統有忠直而無奸私至於聽大臣指使作鷹犬搏擊人如晚宋之風者則蔑聞焉又如朝廷已知臣下奸惡亦必令言官彈劾而後加罪者尤未嘗聞

也始自徐有貞等矣　英宗復辟之初欲害于謙等始假六科十三道都給事中王鎮等之奏以為獄案後　英宗欲罪徐有貞等遂倣前例亦召言官劾奏而後下之獄此端一開遂不可改而鷹犬之輩從此出矣自古忠臣當國勳望大著必有一般奸邪之人在旁忌嫉讐怨乘機報復而為忠臣者不能逆料也如武三思之殺張柬之丁謂之竄寇準豈以張柬之寇準不能明哲保身哉其始惟知正誼謀道不能逆覩成敗利鈍耳正統己巳之秋兵部尚書于謙以社稷為重力排和議身任總督軍務選將練兵坐摧強

虜先輔中興厥功非細及虜酋也先遣使來言欲差大臣往迎　上皇都御史楊善使虜不持一縑以口舌曉譬國威不屈遂得回鑾當時天下之人皆知謙以身佩安危功在社稷而謙亦自信其得効忠盡揚眉吐氣於班行而豈自虞其有殺身亡家之禍於後日哉柰何于公效用之日正小人側目之秋故事幾一變挾之以忌嫉之私而乘之以衆怒之際于公於是乎難免矣蓋　上皇回鑾景泰既不讓位而居於南城又廢　皇儲而立己子景泰之所以得罪於上皇者不小而景泰忽病危儲嗣亦先須讓乃見用

於景泰之心此第一可乘之隙也景泰無嗣舊臣失倚以迎　駕為名自可邀功希寵此可乘之隙二也非造讒言中傷謙等則奪門之事為無名迎駕之舉為無功此可乘之隙三也危疑之際兵權是頼故奸深者必欲假石亨而後事可濟然不怵之以大利害則亨或不從故駕其說于石亨等曰王文于謙已遣金牌勑符取襄王世子矣又曰欲拿亨等數人掌兵者由是亨惧禍及而與吉祥徐有貞輩内外相應寄謀固結而謙等駢首就戮矣

洪武永樂間文武大臣未有師保之加如魏國公徐

遠誠意伯劉基皆無加秩至　仁宗登極始加英國
公張輔為太師楊士奇陞少保進少傅楊榮陞太子
少傅進少保後三楊皆進少師楊士奇楊榮先卒皆
贈太師楊溥正統十一年卒王振用事不與贈及蹇
義夏元吉黄福等加師保皆在永樂之後也景泰間
易太子文武大臣皆加保傅之官惟于謙加少保有
安攘功無愧其餘皆濫加也天順初悉革罷保傅官
天順五年曹欽反逆吳瑾寇深殺死李賢被傷獨加
太子少保至　憲宗登極始加少保吏部尚書王翺
始加太子太保其後有以考滿加秩者或以功加者

纂修

至於無故加加秩必先加武臣以塞口甚至以定策遷加戚畹武臣由內閣欲冒白爵有以啟之也

洪武初學士宋濂總修元史永樂初 高廟實錄皆六學士等官纂修宣德初纂修 文廟仁廟兩朝實錄亦翰林院掌行正統初修 宣廟實錄楊士奇楊榮楊溥自以舊任翰林領其事四年書成楊士奇楊榮俱自加少師楊溥加少保其餘各陞級蓋以直內閣為典機務不異古宰相之任而又總裁國史侵學士之職變易舊制皆自三楊始也

成化以後居內閣官者存心正大不招權納賄與六

萬安

部官相處自無矛盾六部事有違失內閣官密裁抑之六部自然畏服惟欲招權自專遂生釁隙尹旻由吏部侍郎陞尚書掌銓衡者十八九年選法公平士有定守萬安為內閣首深惡之每語所親厚者曰言官有能劾尹同仁者勿憂無大官做也然旻在吏部久公論已歸又壽光劉珝與旻同鄉相厚亦在內閣位亞于安能持正論安雖欲害旻為珝所梗不得行及珝因易儲事為安所讒閒嚴免安遂引尹直入閣託所私道士李孜省讒譖旻罪下旻子侍講龍於獄令旻致仕連及旻鄉里故舊皆降謫外補才望如侶

鍾張海輩亦在貶謫之數成化丁未　孝宗登極李
孜省下獄死尹直罷黜萬安臺諫交章論劾極其醜
詆時劉吉亟安佐素附安因為之地寢不行庶吉士
鄒智進士李文祥中書舍人吉人皆論之安自票旨
令吏部選除李文祥繁難衙門做縣丞着歷練鄒智
與安皆蜀人智言安貪位固寵老無廉恥劉吉附下
罔上漫無可否天下之小人也王恕彭韶天下之君
子也允忤內閣意鄒智李文祥吉人相繼卒人以比
之王勃盧照隣云弘治改元司禮監太監懷恩先以
直道黜居鳳陽至是召還司禮監預聞朝政恩素知

萬安諂佞及知王恕巡撫蘇松時奏發中官王敬欺罔事跡及巡撫雲南時禁制鎮守太監錢某不得肆行奏于 上去萬安用王恕早朝退恩偕內閣傳旨令安出自陳解其牙牌安趍出東長安門外從者不知也即日降勅差人趣取王恕為吏部尚書進賢退不肖一旦勇決如此人心為之痛快後萬安并子翬孫弘璧相繼死絕嗣

國朝進退大臣皆出 宸斷天順間陞用大臣每朝取宜吏部發玉音除某人為某部侍郎尚書成化間始有吏部會官推舉之例其權遂歸于內閣每遇缺

吏部先必謀於內閣而後定稍出己意必令再推或諷使所私言官論劾故凡內閣官親舊同年相知厚者無不拔引超擢要地吏部與內閣相黨附者亦得固寵終身如尹旻王恕立心不阿必被其害也內閣引用親舊人以為公論無敢議者若出　宸斷用一人雖至公亦必彈劾以為不由推舉夤緣而得律條明載大臣專擅選官者斬其弊由至於此勢使然耳劉吉致仕丘濬徐溥學而不能約持公而失於偏嘗言王恕雖好官但好名太甚弘治癸丑春朝覲考覈天下諸司吏部以黜陟聞濬擬旨皆全用所著大學

衍義補中語有曰人才雖得事貴得實人貴改過留用數人衆多咲之者溥論有所異同遽輙怒捽冠於案執愈堅未久卒

朱子說大學是爲學的間架看大學章句了只須看經傳久之經傳也不用自有一部大學在胸中所謂博而能約正如此尚書云德無常師主善爲師善無常主協於克一亦此意蓋正心修身須要格物窮理然非必一一而格之但眞積力久一旦自然到箇豁然貫通處可以泛應曲當而無不得宜矣眞德秀乃以事類衍大學爲一定之法其見已差至於丘濬補

衍益詳凡天下政事古今沿革無不備載其意此書一出可以尋類致按處斷天下之事如刑名家引律條之意無一事不可折衷而用其中矣殊不知天下之事變無窮而理亦無窮大學教人欲明一心之德以應萬事非欲事事立法而不本於一心之活法也況有治人無治法氣數之不齊世道之升降而事有不能必盡善者哉

河南洛陽劉健自官翰林潛心理學不事華藻立心亦端正自徐溥去後專代言之任一以公平為主外無訾議李東陽同時在閣以詩文氣節援引名流私

植朋黨建處之若不知誠可謂君子人矣惟處程敏政事論者以建為報復私怨敏政與東陽齊名嘗見建所作詩謂人曰不知劉先生不會做詩人以為因是怨敏政及敏政為會試主考人有言其賣題者及揭曉同考給事中林廷玉上言敏政賣題雖未發露而可擬者七遂捕舉人徐姓及敏政下獄命多官廷鞫徐姓者雖未取中曾以二幣餽敏政受之坐是落職蓋敏政罪既在可疑及翰林官嘗為坐主受門生餽遺亦係常事而獨廷鞫敏政坐以贓罪所以不能不起人之議也

孝宗晚年勵精圖治召見大臣商確政事有大獄御午門面鞫總攬權綱下無壅蔽及大漸召劉健李東陽謝遷三人至乾清宮正寢面受顧命天下頌之武宗嗣位之初舊東宮侍臣劉瑾馬永成谷大用魏彬丘聚羅祥張興等日夕近侍講論世事時稱爲黨內劉瑾通文墨熟世務而性剛狠尤深惡文臣專權屢於 上前言弘治間朝權俱爲司禮監內閣所掌朝廷不過虛名而已如天下鎮守等項內官皆司禮監官舉用受大賄賂如不信只將司禮監掌印太監李榮抄了有金銀可滿三間房若將天下鎮守內官

進銀謝恩

取回別用一番人令他各備銀一二萬兩進上謝恩勝如司禮監要了於是傳旨盡數取回新用者論地方大小借貸銀兩進貢方得差出到彼肆意誅求無所忌憚甚至取於官庫莫敢不從初承運庫內官差往南京織造龍衣弘治年間例奏討長蘆運司官鹽載至南京變賣銀兩買辦織造物料業已行時韓文為戶部尚書司屬官李夢陽王崇文徐廷用等以名節尚言於文曰令新政之初決不可准鹽課織造於是再執奏　上召內閣問之曰何為如此等劉健對以為內官裝載官鹽夾帶私鹽沿途害人　上曰內

官固害心文官也有不好的李夢陽遂草一疏言自古閹宦誤國漢中常侍唐甘露之變至今言之可爲痛心 英宗皇帝抑一王振致有土木之變乞將劉瑾等拿問付之狙醢戶部韓文爲首率九卿共劾之司禮監太監王岳范亨徐智內應內閣劉健等亦助之時王岳等亦爲 上所信任密奏外朝多官劾奏瑾等不可不從 上不得已允之會天晚待明旦裁旨捕瑾等下獄李東陽與劉瑾有舊瑾素敬東陽有詩文名至是東陽以韓文等所謀泄於瑾左右有以王岳密奏告瑾者瑾等遂趨至 御在所俯伏哀號

訴岳等內外交通欲害我等　上以爲無此事瑾等
曰若待明日臣等再不得見　天顔矣須今晚拏岳
等三人送獄方可　上不得已頷之瑾等出傳旨夜
捕岳等繫獄明日奏請令劉瑾入司禮監兼提督團
營兵馬設內行官校巡察兵衆提督東廠官校巡察
谷大用提督西廠官校巡察張永等并李榮王岳范
亨徐智俱發南京充軍行至臨清將王岳縊殺之由
是擠歸瑾等勢傾中外瑾等先嘗奏內閣專主大事
納賄行私及言文官欺壓內官軍職之事至形於劇
戲　上久信之至是遂令劉健等三人自陳准致仕

誰欺乎

其心敗露

内李東陽獨留不去東陽上言臣等三人責任一同而獨留臣將何辭以謝天下章屢上竟不從東陽門徒最盛初皆以為東陽素有文名故得不去及後劉瑾於朝陽門外創造玄眞觀東陽為製碑文極其稱頌人始信泄捕瑾等之事為眞邇有進納内府折銀者内有假偽騐出以韓文不能防奸嚴職為民令邏卒伺察于途文乘一騾宿野店而歸邏卒無所得遣郎中張偉公差回乘轎尚寶卿崔某冊封畢回家馳驛乘轎副使姚祥赴任擅起人夫馳驛俱奏之擒下獄崔某姚祥枷於西長安門外張偉枷於通州張家

擧公卿奏乞寬宥、始釋充邊衛軍、自是內外諸臣皆重足而立、欲謝政去、而不可得矣、

劉瑾用事、以天下巡撫官非舊制、又如天順間曾革罷矣、將各處巡撫都御史俱取回、惟邊方及漕運都御史仍舊、其餘衙門添設官員悉裁革不用、其增減南北進士名數、頗為得宜、及取南京戶部茶鹽引由契銅板赴北京戶部掌管、最合舊制、

正德三年戊辰春、天下諸司官赴京朝覲、劉瑾令每布政司送銀二萬兩、瑾等分用、皆借貸於京師巨家、及回任、括民財倍償之、上下交征、莫有紀極、

劉瑾素知邊方召商買納粮草情弊因戶部覆奏給事中御史三年一次查盤回奏內有粮粗粃草浥爛者瑾票旨逮繫巡撫都御史管粮郎中下獄既而鐵掇差人押至所任地方加倍賠償凡商人納過粮草拖欠價銀皆沒官不給由是商賈困弊邊儲漸乏劉瑾因戶部奏送各邊年例銀兩瑾以為 祖宗朝無此例命戶部尚書顧佐查天順年以前年例銀數佐以天順前無送銀例回報瑾大怒曰此戶部官通巡撫邊方都御史共盜內帑銀兩之明驗也悉逮問致罪革罷送銀之例邊儲至是缺甚蓋自成化八年開

設榆林衛余子俊巡撫增置城堡陝西民供不繼奏送江南折粮銀以補不足然初亦以江南原折銀例每米一石折銀二錢五分放支軍士其後大同等邊缺乏亦暫送銀補足數皆不多未有以萬計送者弘治初戶部尚書葉淇與內閣徐溥同年冣厚淇淮安人盐商皆其親識因與淇言商人赴邊納粮價少而有遠涉之虞在運司納銀價多而得易辦之便淇遂奏准兩淮運司盐課於運司開中納銀解戶部送太倉銀庫收貯分送各邊盐價銀積至一百餘萬兩人以為利而不知壞舊法也蓋洪武永樂以來天下盐

課俱開中各邊上納本色米豆商人欲求鹽利預於近邊轉運本色以待開鹽報中故邊方粟豆無甚貴之時今廢商人赴邊報中之法雖曰得價多而近邊米豆無人買運價遂騰湧正德五年侍郎叢蘭整理陝西邊儲遂令百姓每名徵銀二兩伍錢准米一石蓋六部政本少有差錯貽弊如此使顧尚書當劉瑾查問之時答曰昔鹽課在各邊上納故無年例銀之送後改鹽課納銀解京故不得不分送各邊如此瑾必不怒而反正鹽法必不受其禍矣

劉瑾既止各邊送銀又禁商人報納邊儲遂大匱乏

因詢國初如何充足淺識者以為國初屯田修備故軍食自足後為勢家所占以此軍不自給瑾遂慨然修舉屯田分遣胡汝礪楊武周東顏順壽等往各邊丈量屯地以增出地畝甚多及追完積逋者為能否則罪之又命散銀於近邊州縣百姓買米賠脚耗運送邊倉交納奉行者刻人不聊生偽增屯田每至數百餘頃悉令出租周東在寧夏與都御史安惟學比較屯粮尤嚴加刑於軍官妻子人心憤怨指揮何錦等遂與安化王謀起兵傳檄以誅瑾等為名瑾禍自是起矣正德三年劉瑾行事益務嚴刻動用一百五

十餘大枷枷號示衆給事中安奎御史張彧因盤糧
數不明枷於東西長安公生明門外時暑雨晝夜不
徹莫敢少移都御史劉孟到任遲延亦枷於吏部門
外文臣垂首喪氣惟恐獲罪給事許天錫郁與因事
皆自縊主事王守仁抗章論瑾等專權亂政瑾矯旨
撻於朝堂不死降謫貴州驛丞守仁由此名聞天下
正德三四年閒瑾等用事中外憤怨有偽黙國公檄
書又作魏國公檄書者皆以誅瑾等為名又有作檄
書以應天府上元縣生員狄元出名者吏謄寫於公
生門外鬻之瑾邏卒得之捕吏下獄拷訊將從得展

轉攀椅竟不知其由乃遣官校詣南京上元縣求之亦無狄元名姓說者以為狄者夷狄也元者胡元也寓意於此耳又一日早朝畢御道遺一紙帖 上親見之命拾以進乃言瑾等亂政事瑾下殿入班分五品以下官出午門外跪聽處分至午後不放時六月熾暑熱死者十餘人復下獄追究竟無所得

弘治間內閣劉建河南人李東陽湖廣人時仕宦顯達者河南則有馬文昇許進劉宇焦芳李璲湖廣則有劉大夏王徽熊翀等儘與文昇等雖同鄉而不阿比文昇兵部每以軍職官不堪委任欲派設兵備按

察司官監之健屢止之票旨不准後因奏設九江兵
備兵科都給事中夏祚論之令文昇回話認罪許進
為戶部侍郎同平江伯陳銳統師出宣大禦虜失時
嬰城自守無功罷進職致仕焦芳為吏部侍郎建言
禦虜四事健票旨云這本所言窒礙難行以為愧李
璲為鴻臚卿年深止轉南京太僕少卿文昇薦劉宇
總制宣大軍務時劉大夏為兵部尚書與文昇有
隙因 孝宗召見言宇在大同私養官馬餽送權貴
上密遣錦衣百戶邵琪往察之以養馬未送回奏司
禮監太監李榮亦河南人解之得免究東陽與大夏

同時爲庶吉士極相厚王儼與大夏姻親熊翀以應蕃由山東布政巡撫延綏陞兵部侍郎大夏拔起王儼由陝西布政巡撫山東陞户部侍郎文昇時爲吏部尚書欲抑王儼引進劉宇不得遂一日兩廣巡撫缺文昇首薦熊翀閣徑造吏部辨之守後門吏不爲通翀即撻其吏於門外後翀陞右都御史巡撫兩廣由是東陽大夏深憾之諷使同鄉御史何天衢屢疏論之遂令致仕劉健在內閣居首河南信陽州人何景明年少能詩人以爲首相同鄉必選入翰林無疑健以此子福薄能詩何用不取後景明除中書舍人

官至提學副使不壽卒自來居內閣不黨比故舊僅見楊一人而東陽以神童舉與敏政齊名然專以詩名延引後進海內名士多出其門往往破常格不次擢用寖成黨比之風而不能迪知忱詢舉用眞才實學當時有識之士私相講論以為數年後東陽柄用引進一番詩文之徒必誤蒼生尚名矯激世變將起後李夢陽草疏急欲殺劉瑾等而謀慮不審且疏中既以甘露之變為言而終自蹈李訓等之淺謀致貽數年衣冠之禍中官自為制度自此不可變更且草疏者李夢陽一部屬官耳而諸司英朋傑士平昔以

文章氣節取重於世者翕然和之韓文亦素與東陽交厚在名士之流夢陽所作詩甚為東陽所賞鑒故文不敢少逆夢陽之奏而九卿大臣景從文後亦不敢畧出商量萬全之策皆氣節之激使人不敢致思也後文因事繫獄罰米千石輸邊二子皆罷官夢陽亦下獄人以為禍出不測劉瑾家人老姜者告曰昔公不得志特李主事管昌平倉曾容吾家納米領價得利乃忌之乎瑾遂釋之令致仕仍贈以物曰後當復用東陽善終贈太師謚文正人之禍福不可測如此

劉瑾性極貪酷而假竊仁義沮抑同外馬永成欲陞百戶邵琪已得旨瑾力拒以為不可爭於上前谷大用聽鎮守臨清太監言傳旨於臨清開設皇店瑾急捕其獻計者置於法東廠太監丘聚忤瑾密奏聚交通外臣調南京　孝陵太監王琇於御馬監建新宅誘　上居之因奏令攬納戶數人專一包納京倉糧草所得利進於內琇自為官送戶部出榜尚書顧佐等白于劉瑾谷大用瑾大怒同谷大用直至　御前言安有　天子令人包納錢糧之理　上以為然不瑾遂枷其攬納戶於戶部門外命銼其枷不得屈伸即

日就然亦不能加琇罪河南鎮守太監廖堂奏舉三
司官賢能并劾不職者時因吏部尚書許進奏鎮守
太監舉劾官非例瑾出旨禁之遂不行後瑾聽譖斥
去進歸河南靈寶廖堂欲奏其居鄉不法事挾取財
物深被其害瑾之速敗以此向使瑾等凡事和同其
為禍豈至正德五年而止哉

劉瑾欲專權盡除軋己者一日伺隙言於　上謫張
永南京奏既可即日逐永出就道榜諸禁門不許放
張永入永知覺直趨至　御前訴己無罪為瑾所害
召瑾至語不合永即揮拳毆之谷大用等解之令諸

近臣皆置酒和解由是永深憾瑾會寧夏事變檄書首以誅瑾為名且曰非敢竊窺神器也衆舉永并楊一清往征之未至為變者已被獲永等至寧夏回謀于途必因此陷瑾既至京內外傾永功因張雄張忠等共訴於　上前以謂瑾激變寧夏心不自安陰謀不軌其形已具宜早處之　上猶預未決衆曰少遲我等皆為虀粉陛下安所之乎　上允其奏命牌子頭誰往瑾衆勸　上親行至瑾宅近地觀變時漏下三鼓瑾方熟寢令牌子頭入問曰　上安在對曰在豹房瑾披衣出謂家人曰事可疑矣出門有牌子頭數

劉七

人執瑾就內獄黎明送錦衣獄坐以謀反凌遲處死悉誅其家屬抄沒財產京師稱快咸頌彬功

正德間內官得寵用事者劉瑾陝西興平縣人谷大用馬永成張忠等皆霸州文安諸處人大盜劉七輩嘗因內官家人混入禁內至豹房覲　上遊幸之所及為甯杲所逼遂聚衆拒捕瑾誅杲亦得罪繫獄當時若遣驍將五人各統勁兵一千分路而出聽其便宜襲捕惟以平賊為功不論首級多寡不過旬月而平矣時兵部尚書王敞不通政務止行有司擒捕已獲齊彥名收安肅縣獄劉七等十餘人劫出旬日之

鬨聚至數百所至窮民響應增至數千巡束手無策
楊一清為吏部尚書建議推用大將征討及文臣有
才望者提督軍務又著令有能擒斬盜賊三名顆者
陞一級李東陽從中票旨極其褒美悉從所言行之
故事凡大政必下該部詳議覆奏然後施行令捕盜
不關白兵部徑准施行由是言官爭論敞不職乞速
罷黜張永素悅敞不能留令敞掌通政司事以何鑑
代之一清舉巡撫大同都御史馬中錫提督軍務惠
安伯張偉為總兵官同征流賊所領京營人馬皆不
簡閱中錫書生欲效龔遂化渤海盜事欲撫令解散

張偉純綺之子亦不知兵既出兵中錫遣檄諸路榜示劉六等經過所在官司不許捕捉與供飲食若聽撫待以不死劉六等聞之所至不殺掠然且信且疑中錫至德州桑園兒駐兵劉六等來謁中錫開誠撫之劉六欲降劉七曰今內臣主事馬老爹豈能自踐其言乎潛使人至京師探諸中貴無招降意又以山東所劫金銀輦載赴京饋權倖求赦不淂遂大肆劫掠衆至數萬中錫故城縣人賊至故城戒令勿焚劫馬都堂家房屋財帛由是謗騰謂中錫恐賊害已家玩寇傷民遣錦衣官校捕中錫張偉下獄罪論斬後

中錫死獄中、張偉輩亦附閑住、中官因是以為此事非書生所能辦、乃命太監谷大用總督軍務、伏羌伯毛銳掛平賊將軍印、充總兵官、所統兵萬餘、亦未簡閱、而大用擁衆自衛、高坐堅城、行至真定所屬地方、遇劉七等交戰大敗、損折官軍、喪失輜重無筭、又失將軍印、附馬游泰子隨銳冒功、亦被殺、適宣府遊擊將軍許泰領兵至救、援銳、僅以身免、嚴回京、以與谷大用同事、因不問、銳失律喪師之罪、

自古論治道者皆曰明是非、公賞罰、而不能見於施為、著於實效、正德六七年間盗賊四起、當道者不能

預知中外武備廢弛不可用當專用驍將選勁兵討平之因賊攻破曲阜縣犯闕里李東陽女嫁衍聖公予聖公言於東陽以為布按二司守巡官迂迴避賊見城破不救東陽怒始下守巡官獄黜為民及谷大用等既出師何鑑奏山東巡撫都御史邊憲真定巡撫都御史蕭翀撫馭無方皆差官校拏解赴京問以失機既而釋為民又著令州縣官被賊攻破城池比守邊將帥律抵死彼時廟堂諸公自以為公行賞罰而不知盜至十萬非巡撫布按二司官及州縣官所能御是時州縣官有被賊殺者皆以節義旌之如棗

強縣知縣閔家自城上跳下墮水死贈官廕一子世襲錦衣百戶延綏叅將馮禎被賊射死封伯爵廕子錦衣百戶寧夏叅將仇鉞因捕獲何錦等已封咸寧伯至是逐散河南流賊趙風子等非有攻城畧地之功乃因是進封咸寧侯世襲都御史馬炳然挈家由浙江歸四川為劉七等所掠殺死亦贈官廕子皆當道諸公不學無術而又雜以私意行之宜乎政刑紊亂而禍患相踵未已也蕭翀邊憲嚴官未二三年復起用邊憲巡撫寧夏蕭翀巡撫陝西是非賞罰果有定論乎

旬昔已然

谷大用陸完毛銳統兵討賊毛銳喪師不加罪自出師後賊益熾攻城刼獄殺人放火益多皆不責問奉職不效之罪惟以斬獲脅從首級報捷論功冒賞完陞右都御史官軍與賊交鋒律和燕趙齊魯之區一年餘而谷大用等奏帶權勢僕從坐冒首功日費廩餼又紀功給事中紫玉吳榮御史吳堂雷宗皆浮干預兵事調度民兵各為戰守官軍數百里外函首送驗巡撫山東都御史張鳳急選民兵令自買馬團操拖空坑塹督責布按二司官尅期究辦巡撫真定都御史甯杲召募無賴數千衣粮器具取給州縣事頌

民擾其害過賊之半巡按山東御史張環真定人積不能平奏論谷大用陸完輩師久無功地方受害跡下都察院都御史王昂奏乞令兵部差官勘究何鑑護短不行黨完者嗾御史以他事論昂不已遂擬歸竟以完代昂

漢於張掖郡置金城屬國以處蠻夷降者又於匈奴昆邪王故地置酒泉郡隔絕匈奴與羌酋通路宋為西夏所據國朝於張掖設甘州五衛於酒泉郡設肅州衛命將屯兵拒守肅州外為嘉峪關關外蠻夷各因其種類建衛曰赤斤曰苦峪曰蒙古曰安定曰沙

州以西先曰罕東罕東左降給印信各命其酋長管束夷衆內附肅州州外捍達賊又於肅州州外千里許建哈密衛授官降印如赤斤諸衛之制而擇其番酋之效順者封為忠順王降以金印令其世守哈密外通土魯番撒馬兒罕天方國諸夷朝貢往來自古據有河西修飭武備羈縻羌戎之法惟本朝最為精密守臣相繼撫馭諸夷一遵舊制不敢生事啟釁所以百五十年來西陲晏然無事弘治五年哈密衛都指揮阿木郎與達賊野乜克力引路搶殺土魯番人畜又將賞賜土魯番衣服尅留土番王阿黑麻率衆來哈密

刀裂死阿木郎陝巴係土魯番親枝不知阿木郎所為不忍殺携歸土魯番由是哈密失守　朝廷命侍郎張海往經畧之海素有學術至彼上言遠夷不可加兵來則厚撫叛則拒絕之而已　朝廷用其策至弘治十一年阿黒麻因不得通貢自將陝巴送回復立土魯番通貢如舊

謇齋瑣綴錄

永樂初選翰林文學之臣六七人直文淵閣參典機務詔冊制誥皆屬之而謄副繕正則中書分直更入事竣輙出宣德間三楊諸先生始置廚饌於閣之東

精微進呈章奏也

偏而選能書者處以閣之西小房謂之西制勑房諸學士則居閣之東五楹專管誥勑具稿定正於閣老乃付中書繕進謂之東誥勑房而帶知制誥銜則惟閣老與諸學士而已中書等官不敢僭也時諸學士每早與閣老會食乃退正統九年陳芳洲先生入閣後學士惟劉鉉先生一人過自遜避朝退止於東閣不復會食視誥勑以後學士皆因之至今誥勑閣老悉委於中書序班譯字等官依樣畫葫蘆矣

五府六部都察院精微皆送翰林注銷掌於學士陳芳洲先生入閣兼掌翰林印則委於博士典籍待詔

侍書等官猶是也至天順二年侍士以下官悉缺則直付於東誥勅房中書郎中等官矣而繳進文移則代署學士職名耳

四夷館本屬翰林院提督每月朔掌印學士僉押公會簿送館自提調教師以下日晝卯酉月終送院稽考譯字官弁子弟吏禮二部移文會同本院學士無不與焉成化己丑禮部偶失請掌院事者怒不之與至今文移徒屬學士而會考則一歸於閣老矣

文淵閣本翰林內署非衙門名故凡　朝廷之宣召諸司之文移雖事關机務亦止稱翰林院或稱會同

翰林堂上官初不以內閣名比年以來則直稱會同內閣大臣而翰林堂上官不道及矣後進朝紳之不習事體大率類是今翰林院外署本鴻臚寺舊址建於正統七年而印則造於六年也初落成日諸學士皆到任錢文肅先生掌印不設西楊南楊二先生公座曰此非三公府也至期二楊以　聞乃命工部具椅桌胡宗伯定位次二先生始自內閣出就座時論雖避文肅然二公所供職則固翰林事也

永樂間嘗選舉人監生習四夷譯書閱其妨曠本業乃命會試卷尾識譯書數十字三場畢送出翰林定

去取仍送入場塡榜蓋優典也然既登第仍官館中習譯書如許道中先生是也至景泰初吳禎以民人充譯字始援此例中鄉試及登第又以與脩寰宇通志成從衆庶吉士出授御史成化間俞瓚又因此例授主事於戶部蓋資稍可進輙習舉業而譯書不復精徒籍爲科第之捷徑故爭趨者天順八年彭可齋始建白如制去取於内不復送出院矣

景泰間予以庶吉士與修寰宇通志一日同彭彥實往文淵閣之東如厠適値少保芳洲陳公亦來予兩人却立公疾行而過顧予兩人笑曰以緩急爲序他

日公入厠周堯佐賛善先在内公戲曰人生何處不相逢觀此二語公之從容善謔風流醞籍蓋可想見景泰間　朝廷命揭纂修官職名於文華殿壁時命中貴諸館促完書或取稿　御覽每遇上林南苑進時新菓品輙頒賜館中多至五六簏旋報閣老同行禮畢乃啟黃封品分以歸又嘗賜燒猪烝羊上樽宴勞於東閣皆霑醉甫幸與被其榮盖一時　恩意勤渥前此無有也

國初革中書省不設宰相永樂初乃設内閣選翰林六七儒臣居之職知制誥日備顧對参决政機隱然

相職而官不過學士洪熈初始陞孤卿皆潛邸舊人而三楊同官最久當是之時干戈甫定宗室未蕃軍職尚少經費無幾國用有餘民間人稀地廣法網未密財利無制 宣廟英武乾綱獨斷百司守令久任不更官民相安天下號為太平三楊之名所由以著時福建僉憲廖謨杖死驛丞事東楊以鄉官欲坐償命西楊以鄉故欲擬因公互爭不決請裁於 太后王振因而進言三楊皆有私償命過重因公過輕宜對品降調府同知 太后韙之自是振日据攘內閣之誤裁決一歸於振三楊乃迭請告展省造宗室中

正論

有遺東楊土物者振將發其事西楊以東楊不在京辯解之東楊聞報兼程造朝觸冒瘴疹卒於錢塘以此振權益專好大喜功遂因麓川思機發思仁發兄弟讎殺邊有麓川之征遣將出師疲耗中國濫賞爵賞所爭荒夷之地竟何益於國家乃致九溪苗獠乘勢不靖兵連禍結延至葉宗流鄧茂七黃蕭養輩相扇而起極於土木之大變此皆三楊失柄於初不能沮振之所致也然西楊之文學東楊之政事南楊之清雅皆人所不及故論今之賢相必曰三楊三楊蓋所善者多也

永樂間禁中凡端午重九時節遊賞如剪柳諸樂藝翰林儒臣皆小帽衲襖侍從以觀覯畢各獻詩歌詞上親第高下賞黄封寶楮有差至宣德間猶然以後閣老與諸學士御亞閒與焉以下儒臣不復近而應制之作罕聞矣

景泰閒　朝廷鋭意欲作續通鑑綱目倣侯志書完日開館時諸閣老乘閒誑本院官急纔完期不可必因各薦所知於是丁參議珵等皆被召聶大年教授扶病入館退食松林下經宿而死其中病如章主事諏老如劉治中實劉宣化先生因譏之曰生老病死

若史館脩矣一日丁參議與宋尚賓懷尚氣失色忿詈於館中陳緝熙遞成一詩云參議丁公性大剛宋鄉凌謾亦難當亂將毒手抛青史故裴傖言污玉堂同輩有情難勸解外郎無禮便傳揚不知班馬韓歐輩曾為修書鬧幾場明日二人聞之悔恨自解謝曰毋更貽斯文笑也識者以是知此書畢竟無成蓋執筆者多非其人也

仁廟在位時一日內臣道及 太宗皇帝晚年欲立趙府為儲諭意於東楊東楊即對以趙府面奧歆側不宜正位遂亘趙府熟視頃之意頓罷 仁廟聞之

即日降內批陞東楊少傅兼謹身殿大學士西楊得
旨懷進請加太子二字於少傅兩條乃傳出未幾復
陞兼工部尚書夫立趙之意素所未聞豈內臣假以
為東楊地乎而加太子二字西楊亦未必然厥後
宣宗因東楊便殿奏對手執其牙牌曰今在我身邊
如何尚帶此牌可即去了太子二字東楊遂叩頭謝
後實錄完乃同西楊進少師
正統中貝祭酒以贓罷西楊先生與李古廉先生對
奕因嘆祭酒缺員難得振作者古廉答云不可謂無
人惟　朝廷所簡任耳時程南云在側遽稱李先生

豈不宜於此任古廉咈然曰胡說胡說明日有旨古廉爲祭酒初古廉與陳敬宗在翰林表𣙙庄嘗曳二人並列曰二公他日功名相將特陳公儀貌魁梧而古廉顏短小聞者未之信後陳公以方嚴肅下古廉以忠恕得士聲皇聳然𣙙庄之術信有驗矣

正統中宗伯胡公濙一日早朝承旨跪起帶觧落地從容拾繫之遂叩頭還班御史亦不能糾十三年彭可齋中狀元當上表謝恩之夕坐以俟旦至四鼓乃隱几不寤竟失朝糾儀御史奏令錦衣衛拏已奉旨公從容出班奏狀元彭時不到不合着錦衣衛尋

上是之不然一新狀元遂被拘執如囚人斯文不雅
觀矣老成舉措自得大體於是可見
英廟復辟之初凡與擁戴者皆得陞職謂之奪門功
次每早鴻臚宣謝恩姓名輙以奪門為題識者聞之
無不嗟惋予私與彭純道先生言所奪者何門禁門
豈可奪當時　景帝果薨群臣萬姓不能不擁戴
上皇以復實位何煩用兵蹀血於禁耶況當日　景
帝已擬力疾出視朝若南宮出稍緩事即不成不知
石亨輩置　上皇於何地此乃僥倖貪天之功非萬
全之策而今乃以奪門歸其功果何謂耶於是彭先

生間言於李公元德公時亦以張賜薦入內閣未悟至此及聞此言亦爲悚然遂於顧對之餘從容言之上頓悟即加疏絕亨輩反怏怏怨望竟致誅夷而陳芳洲諸公從此浮釋

天順初元會試同考官多出於權貴所薦引及揭曉日錄文謬誤去取狥情謗議洶洶無名詩詞紛然雜出一排律云　聖主開科取俊良主司迷謬更荒唐薛瑄性理難包括鐵儁春秋欠主張吳節卿只知貪賄賂孫賢全不曉文章問仁既是無顏子配祭如何有太王告子冒名當問罪周公係井亦非常閣老賢

郎眞慷慨總兵令姪獨軒昻榜上有名誰不羡至公堂作至私堂盖許道中之子及石亨之姪皆以私取而録文則語題節去顔子起克己復禮爲仁盡義本公都子之言而云告子故詩中備言之

永樂乙未科始開會闈於北京泊菴先生主考得一卷三塲俱優取定爲會元拆卷乃陳芳洲循先生以鄉故爲嫌欲取林文秸字難識進呈不便因見第五名洪英曰此洪武間英才也遂取爲會元而循居二王翺第五　太宗見翺名喜北京初啟會闈而經魁得一畿甸士遂以布衣召見賜酒飯後翺至宮保太

宰壽祿名位非常可及遭際有自來矣

今制早朝班定鴻臚宣贊謝　恩見辭行禮畢各官將奏事皆預咳一聲文武班中不約而同聲震如雷俗私謂之打掃其有痰咳不可忍者許引退自便宣德間曾子棨先生痰咳作引退上遙見之勑免其常朝成化中　文華殿經筵戶部尚書馬昂以將咳退出殿外俟講畢仍同行禮此余所親見餘未見有敢先退者蓋昂初嘗為序班故尚習此例其他見此不以為異則以為失儀矣

李文達公初薦布政陸瑜為刑部尚書石亨以私諮

之久不召對衆為公危及瑜至當擬旨到任同事者謂且擬侍郎公曰吾以尚書薦而改擬侍郎則自嫌不信矣竟擬尚書從之後瑜頗稱旨乃復召對如舊

天順中李文達公獨見寵任時冢宰王九皐以老成大司馬馬昂以儀表雖皆為 英廟所眷遇而尤賴公所維持凡公有所薦擧必先諭意於二公至御前疇咨時於文則諉諸王公武則諉諸馬公或旣自擧其人亦必曰臣所知如此還須召某某等再審二公亦如公言以是 上不致疑下皆信服

朝廷用人多取儀表天順間韓都憲雍巡撫大同因

門達○

議事至京留補少司馬　英廟諭李文達曰大同巡撫須得似韓雍人品方稱文達以山東廉使王越對及越至陛見後復諭文達曰王越是爽利武職打扮越初廷試手中卷子忽被大風吹起冊翔雲漢莫知所止時胡宗伯即具題知且於內閣取紙摺成卷子付之後越至封威寧伯蓋飛騰之兆見於廷試豐偉之儀見於進用固不偶然而卒以啟邊釁削爵惜夫

天順七年錦衣指揮門達總督官校緝事兼鎮撫問刑權傾中外道路以目人莫敢言自計得以進言別是非於　御前者惟李閣老賢與袁指揮彬二人而

已謀排去之乃捃摭數十事　上欲法行不以彬沮諭之曰從汝拿去問只要一箇活衣彬還我彬旣下獄考訊苦楚莫能自白時有一藝人楊塤善倭漆畫器號楊倭漆者憤然上疏論救遠欲并中李閣老逼楊供指爲李所嗾楊懼考死於獄乃誑遠曰此實李所教但我言於此無人證見不若請會多官廷詰我對衆言之李無渭辭遠信之明日遂遣二官徑詣闕門要李出午門聽對時李方自東宮講退陳安簡彭純道乃詰曾渭肯否曰未也且暫去一對二公沮之及至多官會問時楊大言曰死則我死我何敢妄指

人。我一市井小廝如何見得閣老鬼神昭鑒此實門教我指也。遂失色以是彬得從輕謫南京錦衣衛帶俸楊亦得免人義之李有從兄任安慶府同知逮又遣校尉往緝之務欲傾李尋以 英廟上仙得免逮坐劾論戍彬復職餞送遠出城如禮亦人之所難也南京國子監內號房皆無門限而成賢門門字無鉤太祖謂秀才須出用不宜限隔故門皆去限且怒詹孟舉書門字有鉤即以粉塗鉤畫至今粉跡宛然號房以規矩準繩綱紀法度為序每字二十間北監則以格致誠正修齊治平為序蓋各有取義也南京文

武各衙門俱有牌扁直書衙門之名惟翰林院三字横列而兵部獨無扁相傳洪武間一夕潛有掣去之者而莫知所自詰旦具聞 上不之省蓋以示去兵之意至今不敢復揭

太宗兵駐金川門即命訪觧公大紳既至甚喜始建内閣處翰林七人而公為首今内閣規制皆自公創及議儲未决乃召公預議公言立嫡以長繼曰好

聖孫宸衷頓悟事遂定後丘福等泄此語於漢庶人怨譖不已乃謫外任竟下獄觧后以死固非 朝廷之意實漢庶人之所為也

都憲韓公雍聰明才辨迥出流輩按江西時適鬧廣處州寇發剽刺及境公設法擊却之當時巡撫侍郎楊寧稱於衆曰韓繡衣聰明百倍於小子官民奏留重按一年回朝陞廣東憲副不數月陞僉都御史巡撫江西年未三十民情吏治素所諳練風裁凜然凡臨衆決事動發百餘言皆引經據律無一語躁滯處置事務靡不允當至今官民遵守之曰韓都例繼公者皆以為不及嘗念陳芳洲先生為舉主赴鎮經泰和躬祭墓下流涕不已曰士為知己者死何能報也

平江侯陳公瑄天資明敏善幹濟初公帥舟師扼江

津時靖難兵至即濟以舟舟少乃拆民居林編筏以
廷之後總漕運見河道兵民舟楫往來錯互衝塞難
行創為溜頭搊曹以相避實為兩便至今人遵之行
正統間宮殿當綵繪計用牛膠萬餘觔遣官賫勑屬
巡撫南直隸尚書周公忱如數辦供時公以議事赴
京過諸途勑使請公還治公曰第行自有處置至京
言京庫所貯皮張歲朽腐請出煎膠應用回治即撥
餘米買皮照數輸納以新易舊兩得便利太監王振
欣然從之益加敬重

○成化妃

皇妣紀氏得幸有娠萬貴妃既覺恚而若楚之上令

託病出之安樂堂以疾報而屬門官照管既誕 皇
子密令內侍近臣謹護視之及悼恭懿後內庭漸傳
西宮有一 皇子歲甲午春直偶與彭先生談及且
請乘間言之或賜名付玉牒或訪其外家畧加表異
使外庭曉然知之不然他日何以信服於天下也公
唯唯至冬又談及之公荅曰近嘗託黃賜太監具達
至尊云漢高外婦之子且明取入宮今實金枝玉葉何
嫌而諱 上乃諭黃賜放上覆先生是有一子在西
宮候再打聽直歸竊欲建白請審名以示外庭稿具
復慮萬一允請因而見忌致有疎虞則咎何辭老氏

福首禍先斯所當鑒且度　皇子日長中外已籍籍當有發之者溪侯予言遂已至是太監張敏厚結貴妃主宮太監段英乘間說之貴妃驚云何獨不令我知遂具服進賀厚賜紀氏毋子擇吉日請入宮次日下勑定名徙紀氏處西内永壽宮禮數視貴妃中外臣僚喜懼交并而張敏者以為已功皆受厚賞敏因監督操練示欲立意於諸總兵又令内史郭鏞致手餚託序班嚴冠英來諭意於予予即具請奏稿呈商先生商止予勿進遂會禮吏二部議定具奏僉文武各衙門堂上及學士官名而以英國公為首六月七日

早本進即命司禮七太監宣四閣老至中左門擬旨少頃七太監同持本出奉天門集百官以本授英國公曰聖斷實御筆親批云覽奏具悉卿等忠愛但儲貳事重姑俟皇子年齡稍長行之明旦復宣四閣老至文華殿諭之曰皇子頗會讀書待他進些學且遲遲商閣老獨對數語請謹保護至於衆意欲請皇子母子同處別宮庶脫虎口則未敢云蓋恐相激時紀妃有病命黃賜張敏將院使方賢治中吳衡往治萬貴妃請以黃袍賜之俾得生見次日病少間自是不復令人診視至六月二十八日卒是日天色皆赤以

侍享致齋七月朔始發喪追封淑妃

正統中都御史陳智性剛而躁嘗坐堂偶有蠅拂其面即怒叱從者拿從者紛然東奔西突爲逐捕之狀少頃俟其怒解稟問拿何人乃叱之曰是蠅有相知者以寬緩爲勸即置一木簡書戒暴怒三字於上置諸左右以自警及至有觸忤者輒擧木簡撻之一日與掌順天府事工部侍郎李庸在朝議事不合相忿詬　朝廷遂兩罷之

太宗文皇帝初駐金川門蹇夏二公首出迎戴而解胡二楊諸公則以召命至然皆不自精而竊自比於

正論

魏徵夫唐實由太宗化家爲國而宮僚魏徵等皆出唐高祖之擢建成未登大位統天下故魏徵去事秦王不自怍焉今建文嗣統五年蹇夏二公當時執政大臣出於建文所親擢視魏徵之於建成殊不類况當時群臣中如周是修之死我　太宗有彼食其祿自盡其心之旨　聖意所寓深矣今二公乃安然狗冒何其恐也後雖有輔佐微勞難蓋前愆大節已虧而猶謂之名臣士林莫有非議之者予則獨不韙焉其中惟解公縉歸自謫所所居冗散則其責任又非蹇夏諸公比其亦薄乎云耳

太宗渡江時解胡金三先生與楊文貞周是修相約自盡於應天府學既而解先生使人覘胡動靜因得胡先生如厠回問家人曾飼猪否解先生笑曰一猪尚不肯捨豈肯捨性命盖皆初無意於死也惟是修竟行其志哀扎文貞為之著傳以表見於後也然文貞寔以解薦而文字中絕不語及歸省過文江僅以白金十兩壽解夫人爾

吾泰和蕭子韶蓋木匠之子洪武初登第　高皇帝問其家世對以一絕云嚴親曾習魯般機當年製下青雲梯腰間帶得絲綱斧要祈蟾宮第一枝陳善等

由戶部主事請戍陝邊慶王問其出身對一律云令主從容問出身草茅原是布衣臣戍辰歲貢三千士庚午秋闈第四人列職地官階六品承恩天府僅三春戎衣再際風雲會始信儒懷席上珎後復起為知縣尋致仕

吉水灘頭一豪家造樓占踰其孤姪嫠嫂地基僅一間其孤嫠吞聲忍氣惟旦夕焚香稽首籲天弘治二年五月十八日夜忽大雷雹風雨移其樓空其地以歸孤嫠至曉人視之亦不失尺寸神矣哉此可為欺孤弱寡者之戒

巽齋歐陽先生始登朝縉紳士林意以六一先生廬陵人也代出名公必為望族巽齋以欺人欺心為恥力辭非六一之派且曰人當自立豈可冒他人為重大也此巽齋所以為賢而崇韜之為可恥也彼不羞盤瓠不辱於光者又可知矣

成化己亥秋遣太監汪直監督軍務征建州衛初文廟以女直種類歸欵分置建州女直毛憐海西等衛各授指揮等官所以渙其群俾不相統攝以共戴中國外禦北虜誠以夷攻夷之上策也歷歲朝貢間有寇邊不為大患惟嚴飭守備來則逐之耳成化初

守臣以建州寡弱貪功賞請兵征勦至是鎮守副都御史陳鉞又說汪太監立功固寵巳亦倖進虛張邊警妄請出師汪主於內遂命撫寧侯朱勇掛印總兵鉞提督軍務汪便宜生殺陞賞時建州頭目六十餘人朝貢遇汪於廣寧汪誣以窺伺馳奏請拘囚之既至給就鴻臚演禮入門伏起三校擒一格鬪擾攘囚乃就縲監禁在衛虜衆不意大軍猝至壯者逃匿惟餘老弱或殺或虜旋凱獻俘汪將入城諸大臣皆遠迓　上御文華殿以俟論功陞賞汪加祿米三十餘石勇進爵保國公鉞進右都御史未上改司徒郎中

英宗奬以督餉陞太僕少卿尋改僉都鎮邊餘進階有差未幾虜以復讐為詞屢侵邊堡搶去男婦碓舂火蒸支解以殉忠堡屏跡弗克耕種遼地騷然識者憂焉

成化丙申予佐禮部林一鶚佐刑部一日謝宴賜恩於午門外一鶚伏而不能起予掖起之一鶚遂以病告予同俞振恭往問安一鶚喘息嘆曰病將三月當住俸矣振恭曰盍告歸宜水土使醫治固可愈也一鶚默不應明日報卒予因嘆曰一鶚不慮病不起且慮俸當住蓋以廉貧之故可惜也

宋夏鄭公竦在朝數被御史糾劾疑承時宰風旨作青雀詩云青雀孤飛毛羽单早棲豈敢碍鵷鸞明珠自有千金價莫為他人作彈丸

仁廟在東宮時嘗觀二内侍象奕因命曾子棨先生應制詩云兩軍對敵立雙營坐運神機決死生千里封疆馳鐵馬一川波浪動金兵虞姬歌舞悲垓下漢將旌旗逼楚城興盡計窮征戰罷松陰花影斷殘枰

仁廟和云二國爭強各用兵擺成隊伍定輸贏馬行曲路當先道將守深宫戒遠征乘險出車收敗卒隔河飛砲下重城等閒識得軍情事一着功成見太平

詞意宏偉尤勝前詩君臣之器量見矣
景泰甲戌廷試第一甲孫賢面黑徐溥面白徐轄面
黃時謂鐵狀元銀榜眼金探花
今制東宮官名多襲古如庶子洗馬是也景泰間劉
主靜陞洗馬兵部侍郎王偉戲曰先生一日洗幾馬
主靜應聲答曰大司馬洗得乾凈少司馬尚洗不乾
凈衆聞之噱然後主靜與李克述同陞庶子劉宣化
戲謂主靜曰衆人皆是假庶子先生與庶子蓋主靜
庶出聞之默然無以答
成化間四方白丁錢虜商販技藝革職之流以及士

夫之子弟卒賔緣近侍内臣進獻珎玩數得賜太常少卿通政寺丞即署中書司務序班等職不由内閣吏部謂之傳奉官至於三閣老之子若孫甫髫齔以授中書冠帶牙牌支俸給隸但不著事朝參而出於淵方之門者一日内宴鍾鼓司承應扮一老人部粮責解户米濕解户答曰非我之罪此船縫之病老人曰便須塞了船縫免得耗濕 朝廷粮米答曰若要塞船縫須是無粮方好 天顔為之少霽晚年悔悟及予入閣因事諷諫遂皆革罷

成化間太監汪直用事朝紳諂附無所不至其巡邊

也所在都御史皆鎧甲戎裝將迎至二三百里望塵跪伏俟馬過乃興及駐館則易小帽曳撒趨走唯喏叩頭半跪一如僕隸揖拜之禮一切不行以是皆見喜遂得進陞工部兵部戶部侍郎時有諺云都憲叩頭如擣蒜侍郎扯腿似燒葱奔競之甚良可嘆也

解學士先生嘗爲友人娶妻入門曰恭喜繼曰四德俱全七去咸備嗚呼哀哉大吉大利聞者絶倒蓋其妻悍也予嘗觀之崔冢宰之妻李尤悍崔慄慄畏順至怒輒跪起拜謝以冀免蓋恐傳咲於外而益養成其悪崔後至冢宰李病將死尤聽候省視不敢違及

卒後妾淂專房遂生二子不至絕祀豈非大吉大利之可哂耶

弘治中太監李廣以左道見　寵任權傾中外大臣多賄求之戊午歲建毓秀亭於萬歲山上旣成後適一小公主患痘瘡衆醫莫效廣飲以符水遂殤宮中方歸咎於廣未幾清寧宮災有謂亭之建年月不利犯坐殺向太歲故有此災　太皇太后怒云今日李廣明日李廣與工動土致此災禍累朝所積一旦灰燼廣懼飲鴆死訃聞　上意其所藏必有奇方秘書即命內侍搜索奉命者遂封其外宅搜淂一帙納賄

簿籍首進之簿中所載某送黃米幾百石某送白米幾千石通計數百萬石　上因詢左右曰廣所食幾何乃受許米對曰黃米即金白米即銀因悟廣贓濫如此遂籍沒之科道請出簿籍按名究問凡與名者惶懼危甚各自星夜赴戚畹求救不期而會者凡十三人月下見簷影重疊而一人獨乘女轎事雖得寢不究而納賄者之名一一盛傳於朝野靦顏惟甚久而亦安然無復羞愧矣賴　上英明終漸去之

士夫之姓名動靜於　朝廷之休戚未必有關然往往有偶然之符如彭文憲公正統十三年及第當

上表謝恩之旦以起早隱几睡重不寤竟不及上殿時謂元旦失了明年遂有駕留虜庭之變不亦失元旦之讖乎景泰辛未狀元柯潛人謂柯與哥同音未幾英廟還自北虜退居南宮不亦哥潛之讖乎天順癸未會試監試御史焦顯時爭丁內艱起復遂間竊謂宋有不因南省火安得狀元焦之語今焦監試能無忌乎未幾春闈果被火市謠曰御史原姓焦科場被火燒是皆偶然符合亦似有定數未可槩謂附會之說也

洪武壬子簡會試士張唯等十八人授編修等職入
文華堂命濂為之師俾肄業　上間至堂中取其文
親評優劣命光祿給酒饌每食　皇太子　親王迭
為之主給冬夏衣時賜白金鞍馬

上之十有五年詔立諸殿閣官以寵侍從儒臣之賢
者於是金華吳公沉沉字濬仲由太史屬拜東閣大學士
且親製誥文以授之

宋訥洪武十三年冬除國子助教横經發難搴蓊廓
塞學者如客得歸嘗同諸儒應制撰勑文昇僧道錄
司領教事者十有六道訥援筆立成雅稱　上意召

授翰林學士奉議大夫十五年冬陞文淵大學士會建太學成中外歲貢生徒日數而職大司成者往往巽懦師生相奸教化不行　宸衷簡注擢爲祭酒陞朝列大夫以釐正前弊時十八年九月也其後師道既立大被賞遇

洪武二十七年三月初九日戊申陞行人司爲正七品左右司副爲從七品行人爲正八品凡設官四十員歲進士爲之先是所任行人多孝廉人林上以其將命四方往往不稱使旨至是始命以進士爲之凡齎捧　詔敕奉使外夷諭勞賞賜祭祀徵聘賢才賑

陳遇

濟軍務整點軍司等事則命之餘外奉旨諸司不得擅差而行人之權重矣

洪武十九年詔民間八十九十為鄉閭所推者賜爵有差貧不能養者日給酒肉歲畀絲帛著為令

陳遇字仲行居金陵元時江東明道書院山長教授溫州元季兵興歸金陵 太祖渡江至金陵御史秦元之薦遇孝行才識上致書禮徵與語大悅俾典戎務籌畫三幸其第咨以機密授供奉司丞辭不就洪武九年首陳為治要道三授翰林學士皆辭 賜肩輿校尉十八人畀其出入除中書左丞又固辭 上御

天下一人

季壽東好

輦蓋召入，令坐，章平西詔立成，極喜，賜宴，重賞金銀段疋衣服等物，除禮部侍郎兼弘文館大學士，復辭。除太常卿，又辭，疾。上親賜藥，命太醫院官醫治，賜錦衣褥被粥米，及痊，除禮部尚書，又固辭。上御奉天門召入，命坐，詢問典故。時炎暑，賜紗衣，命引內福深沐賜宴。上命令其子充宿衛，亦辭。屢蒙厚賞，當時公侯卿大夫無此寵遇也。病復作，上命太醫院醫治弗痊，年七十二卒。上再三哀悼，賜棺木麻布米鈔瘞。次子恭，天順間至工部尚書，管柴炭，遇後用子貴，贈大理寺少卿。

禮部議到合差行人事例開坐本月二十三日本部
同各衙門官於　奉天門奏奉　聖旨是整點驛傳
決罰有司審決重囚不許差欽此除外今將奏准事
開坐劄付本司文書到日仰欽遵守施行須至劄付
者合劄差開讀詔赦奉使四夷諭勞賞賜賑濟徵聘
賢才整點大軍軍務祭祀特旨差遣不拘此例右劄
付行人准此

永樂三年正月翰林學士解縉等選新進士俾進文
淵閣進學將修撰曾棨編修周述周孟簡庶吉士楊
相等二十八人時庶吉士周忱自陳年少願進學命

增恍為二十九人

永樂十四年十一月周王橚楚王楨相繼來朝例次日謁孝陵周王先至適遇節　上命東宮皇太孫及小皇孫陪謁已出東華門　上遽召翰林臣及至問曰二王東宮太孫及小皇孫謁陵展敬之位如何朕意雖畧定示爾三人試言之對曰周楚二王屬尊當列稍前兩傍東宮稍列後居中皇太孫列東宮之後諸王孫與太孫同班而分列兩傍　上曰爾所言有據乎曰朱熹家禮大畧如此　上行出片楮宸翰所書位次與士奇所言合遂命鴻臚丞周鼎馳齎赴陵

俾奉行之
東宮傅　上命召使部翰林院官舉老成正大儒者
侍皇太孫講讀明日特召蹇義及楊士奇義對曰兩
人共舉部侍儀智然衆鮮知之議尚未决東宮云往
者吾舉繼禹大誤後悔無及智甚端正但覺老矣士
奇曰雖頗老然起學官道理明孰守正精神不衰目
前廷宮中未見其比是日午朝東宮以聞　上喜曰
此得人矣雖老識朝廷大體能直言而不阿向元正
日食呂震等皆欲行賀禮惟此老與士奇言宜免賀
朕從之遂召禮部翰林諸臣諭曰儀智甚好朕知之

令侍皇太孫講讀

永樂十一年罷貴州布政司洪武年間止設貴州思南思州宣慰司管屬土民仍設都指揮使司衙門鎮守其地有鎮遠侯顧成在彼鎮守至是湖廣參政蔣廷瓚具奏開設布按二司將思南等三宣慰司地方改設六府安南陳日焜為黎季犛所殺季犛上表竄氏名為胡一元子蒼易名查詐稱陳氏絕嗣查為甥求權署國事長陵從其請逾年陳氏孫添平逃至京師愬其事季犛因表請迎添平還以國 朝廷乃遣使護送歸其境季犛伏兵殺之并殺使者事聞遂命

征夷將軍成國公朱能副將張輔等征之能道卒輔至其地生擒季犛及蒼等獻俘於朝詔求陳氏後立之國人咸稱為季犛殺盡無可繼承僉請復古郡縣遂立交趾都布按三司及各府州縣衛所諸司時永樂五年春也

太宗時禮部郎中周訥建請封禪群臣亦多言此太平盛事　上皆不聽時獨胡廣言與　上意合既退作却封禪頌奏之

永樂七年某月文淵閣大學士兼右春坊大學士胡廣卒贈禮部尚書謚文穆公　國朝文臣有謚自太

子少師姚廣孝與廣始也

太宗皇帝肇建北京勅翰林院凡南京文淵閣所貯古今一切書籍自一部至有百部以上各取一部送京餘悉封識收貯如故

文廟甚寵愛解縉之才置之翰林縉豪爽敢直言文廟欲征交趾縉謂自古羈縻之國通正朔時賓貢而已若得其地不可以為郡縣不聽卒平之為郡縣仁廟居東宮時 文廟甚不喜而寵漢府漢府遂恃寵而有覬覦之心縉言不宜過寵致有異志 宣廟初漢府果反交趾亦叛悉如縉之言

永樂癸卯五月 太宗皇帝微不懌數日未出見群臣 仁宗皇帝在東宮軍國政務悉啟聞施行邪僻傾險之徒不得騁其私誠所不便趙簡王時留北京欲修孝弟其護衛指揮孟賢等十數輩結曆官王射成等及内侍養子共構邪謀欲候宮車晏駕矯詔從中出立簡王而已得志焉實秘不令簡王知蓋慝不從即事敗釁粉而主其謀者護衛軍王瑜姻家高以正布置已定高密以語瑜瑜駭曰柰何甘為覆宗滅嗣計高不聽又涕泣戒之高怒而慮其泄也謀害之遂詣闕入疏 上初疑其詐緩曰豈應有是反覆詰

難衆為瑜危既捕賢等至　上親問狀得其邪謀本末及所造詐偽詔書立誅以正射成及內侍養子陞瑜遼海衛千戶後賢等皆伏誅瑜召還又陞錦衣衛指揮同知歷事　仁宗　宣宗　英宗官至左府都督僉事

禮部胡尚書濙嘗云　太宗命予使外瀕行諭曰人言　東宮所行多失當南京可多留數日試觀如何密奏來奏疏書字須大晚至我即欲觀也予至南京且晚隨朝　勑免朝辭以不敢蓋凡所見殿下所行之善退則記之如一日趨朝勳臣某者語譏侍從擡

之仍口奏有　旨不問既退朝急宣侍衛者賞鈔若

干錠於是群臣皆悅言不顯責大臣而旌禁衛所以寬

罪而愧其心見　殿下之明斷

太宗巡狩北京黃淮預扈從命兼行在禮部都察院

事歲餘車駕親征北虜　宣宗以皇嫡長孫留守北

京命黃淮輔導

永樂十五年初建北京宮殿命都督薛祿董榮繕四

夷館曰有八曰西天曰韃靼曰回回曰女直曰高昌

曰西蕃曰緬甸曰百夷永樂中所設

永樂十九年冬　儲君自南京入　朝楊士奇黃淮

等侍北虜復犯邊　太宗皇帝將親征淮言邊儲不足請遣邊將無煩六師忤旨罷官　仁宗嗣位即日復淮戸部尚書

永樂十八年十一月　仁宗為皇太子過鳳陽謁陵畢周覽陵旁見　仁祖淳皇帝所遺農器顧侍郎張本學士楊士奇曰國家帝業所自也緋徊久而後退陵下賜耆老酒饌有知　太祖龍興時事者留從容與語至夕曰知當時事者𥁞鮮矣

十九年正月禮部尚書呂震言於　皇太子曰殿下前在南京數遣中使進奏牘每至輙以殿下過失上

開而指其妄言今宜踈此人曰過失吾豈能無今至
尊既不信之我又與人計較也耶卒置之
永樂二十二年十一月賜衍聖公孔彥縉宅於京師
彥縉數來朝皆館於民家　上聞之顧近臣曰四夷
朝貢之使皆有公館先聖子孫乃寓宿於民家何以
稱崇儒之意遂命工部賜宅
祖宗時於文臣少有贈謚至　仁宗登極思念舊臣
賜禮部尚書鄭賜太子少保謚文安戶部侍郎王鍾
太子太保謚僖敏禮部侍郎儀智太子少傅謚愍節
春坊贊善兼翰林編修王汝玉太子賓客謚文靖春

坊贊善鄒濟徐善述俱太子少保濟謚文肅北京某
部尚書朱濬謚文恩翰林學士贈禮部尚書文穆公
胡廣加贈少師北京某部右侍郎楊泰贈戶部尚書
太醫院判蔣用文袁寶俱贈院使用文謚恭靖洪熙
元年四月有　旨鄒濟徐善述王汝玉皆贈宮賜謚
官建祠於墓四時賜祭楊士奇謂朝廷宗廟以四時
享社稷孔子皆春秋二祭濟等安可與宗廟等遂召
禮部春秋祭云
洪熙時初建弘文閣於思善門之右以儲經籍備訪
問命楊溥等用印直其中凡四人翰林學士楊溥侍講

王進蘇州人　翰林五經博士陳繼蘇州人　吏科給事中王

榮錢塘人

洪熙元年四月某日尚書蹇義夏原吉楊榮及士奇

奏事奉天門畢　上問夜來星變曾見否皆對以未

見上曰蹇夏二人雖見不能知士奇當知之對曰士

奇愚亦不能知　上曰天命之矣嘆息而起又明日

早朝罷召義士奇至奉天門諭曰二十年為讒慝所

構心之艱危吾三人共之頼　皇考仁明得遂保全

言已泫然義士奇亦流涕臣士奇對曰今已脫險即

夷皆　先帝之賜　陛下至誠之效更不煩　聖明

多慮 上曰即吾去世後誰復如吾三人同心一誠遂出二勑三印賜兩人皆拜受退踰月宮車晏駕

宣宗皇帝甫四歲在北京遂 太宗嗣大位 仁孝皇后以至南京初出即學 太宗命設講席於華蓋殿之東令太子太師姚廣孝及翰林內閣之臣侍講讀永樂七年 駕幸北京 宣宗為皇太孫隨行道途所經 太宗親以上過田家遍覽農民具及其衣食且諭以農民勤苦之事 太宗親征北虜命上留守北京以尚書夏原吉贊輔自是 太宗巡狩北京及征胡虜皆從行洪熙元年春南京屢奏地震群臣

或請命親王及重臣往守者　仁宗曰非皇太子不可至南京謁孝陵　仁宗不豫召還夏六月辛丑至北京是月庚戌即位

永樂十四年　上在北京頗聞高煦有異志驛召隆平侯張信訪之　上未信車駕遂還南京以問皇太子對曰人言未可輒信且　父皇在上當未敢有此心一日翰林諸臣奏事退召士奇還問曰汝與蹇義在此漢府事皆當悉知昨日詢義固辭不知不肯言汝當為朕言之又曰如朕未有知汝輩慮有離間之罪朕既知矣汝何慮對曰臣與義同事東宮外人固

無敢與臣等言雖間有言者亦百之一二又多出意
度非見實跡皆固不敢對　陛下言然漢王始受册
封國雲南不肯行復又改過青州又堅不行令知
朝廷將徙都北京惟欲留守南京此天下之人疑其
心亦豈待事有實跡惟　陛下早善處置使有定所
用全父子之恩以貽永世之利　上默然起還後宮
數日　上得高煦私造兵器及皮船教習水戰及僭
乘輿服物挾私撃死無罪官民縱護衛官軍京城内
外劫掠悉有實跡大怒褫其冠帶繫之西華門内東
宮叩頭懇為救解乃免遂命翰林條示其罪且曰若

此所為將來必不靜朕今削兩護衛處之山東樂安州

宣德元年高煦反車駕親征罪人既得師還六部遣尚書陳山迎駕見　上言宜乘勝移師向彰德襲執趙王則朝廷永安　上召楊榮以山言諭之對曰此國之大計遂召蹇義夏元吉諭之兩人不敢異議榮言請先遣勅趙王詰其與高煦連謀之罪而六師奄至可擒也從之榮遂傳　上旨令士奇草勅士奇曰事須有實天地鬼神豈可欺扎且勅旨以何為辭榮厲色曰汝可沮國之大事乎令錦衣衛責所係漢府

士奇仝趙

人狀云與趙連謀、即事之因、何患無辭、士奇曰、錦衣衛責狀○何以服人心○榮曰、汝不言吾言、可往與蹇夏言之往見二人、蹇曰、 上意已定、衆意亦定、可中沮耶、夏曰、萬一 上從公言、令不行、趙後或有變、如永樂中孟指揮之舉、誰任其咎、士奇曰、今事勢與永樂中異○永樂中趙擁三衛○今已去其二○且孟指揮所為○王實不與聞○不然○趙王豈至今日乎○蹇曰、即如公言、今如何處、士奇曰、今之計、 朝廷重尊屬厚待之有疑則嚴防之、亦必無虞、而於國體亦正矣、二人曰、公言固當然、 上信榮言、不係吾二人可否也、士奇退

與榮曰　太宗皇帝惟三爷令　上親叔二人一人有罪者不可恕其無罪者當加厚之庶仰慨皇祖在天之靈榮曰汝既不草勑我當聞時惟揚溥與士奇意合溥曰吾二人請入見上明其大義兵必不可移榮聞溥言即趨入見溥士奇亦踵其後而門者止吾二人不得入已而有　旨召蹇夏入蹇夏以士奇言白　上意不懌然亦不復言移兵遂還京自是道中有顧問惟召榮及蹇夏不復召士奇及溥至良鄉臣二人始見　上意猶若未平忽厲聲曰好機會不得乘到家　皇太后必厄矣　上至京不悔不復及彰

德事然言者猶喋喋請盡削趙護衛且請召趙王拘之京師　上皆不聽一日特召士奇諭曰言者論趙王日益多如何對曰今日宗室惟趙王於陛下最親當思保全之毋惑群臣　上曰吾亦思之皇考於王最友愛且吾今惟一叔奈何不愛然當思所以保之之道吾今將封群言俾都御史劉觀及公侯中選一人齎以示之使自處對曰必不得已則於皇親中擇人與趙心相孚者偕觀行庶幾有所開導　上曰然則誰可對曰廣平侯袁容至親且善開諭更得璽書親諭之好上從之因遣容觀行趙王得書及言者所

上表大喜曰吾生矣即獻護衛且上表謝恩而言損息

上待趙王日益親厚而薄陳山竟疎斥之蓋上雖為山所惑而後灼知其非逾數月召士奇至南齋宮諭曰吾待趙不失親親之禮爾有力焉自後切毋以見迹為嫌。

文廟英武群臣奏對少能稱旨惟愛東楊先生之林自編修同解縉胡廣等七人入閣議國政未嘗一日離左右凡大事密計必與焉或與大臣謀事未决文廟不樂甚至發怒東楊一至輒霽威事亦隨决有濟人利物之仁而不忍刧人之饒人以為愛錢上亦

知之每逐其所欲蓋用人之仁去其貪也或鄉人來餽者必訪其貧富如何若知其貧亦不却其餽但以別物與所餽相稱酧之若富者以十分爲率亦荅其一二或在法乞救或在甲求薦必留意焉報者相繼而不厭也自五府六部都察院無不畏其威聽其說使百職不能持正亦由於此大柢居仕途者安能一向遂意蓋天有乘除之數默然寓乎其間早年得意晚必坎坷少年蹇滯老必通顯或首尾多難而中則安樂若東楊自入仕即得君無日不在寵榮之中者四十餘年歷事累朝曾無數日之恙生榮死哀始終

重出

全美不可以常數論也或者因其所生而禀得完厚如此其輔理之功在文仁宣時亦尋常在正統數年天下休息頗其力焉至於格君心之非引之當道則猶未有聞也

宣廟時三楊用事思天下或士不由已進退勅方面風憲郡守令在京三品以上官舉保且薄吏部尚書躐進不學無術但以老成至此尋勅令御史知縣許在京五品以上官舉保由是天下要職吏部不得除已而奔競之風大作以贓敗者甚衆有以弊言者遂罷御史知縣舉保之例郡守以上仍舊出於三楊之

門皆由其操去取之權也楊溥雖偏而無私尤持公論當時天下方面頗亦得人正統六年以後張太后崩三楊相繼而亡進退人才之權遂移於中官王振邪正倒置矣

朝廷命安遠侯柳升等將七萬人以征交阯命兵部尚書李慶參贊軍務且勑慶凡六卿之屬才且賢者舉以自助所舉十數人其最才且賢者禮部儀制郎中史安祠祭主事陳鏞師行慶與同卧起九月入交阯賊於官軍所經之處悉列柵以守升既連破之直抵鎮夷關升有矜色升雖勇然不好謀安鏞言於慶

曰總戎之意驕矣公宜力言之且夷賊譎詐不可以其屢敗忽之安知其不示弱以誘我況璽書數數戒飭謂賊專以設伏取勝不宜輕率待之公宜速入言之時慶已病強起與升言升唯唯而已中實無戒慎意明日前進以數百騎獨先其副陣等隊皆在後升前度橋遽壞後車阻不得前賊伏兵四起升被創死明日慶病不起又明日副將崔聚整兵以進聚固宿將然倉猝賊驅象赴鬭衆亂聚被執冦大呼官軍降不殺安鏞皆曰吾輩見危授命耳皆死之十月十八日也先是賊陷諒江等城城中如都指揮李任指揮

顧福知府劉子輔知州何忠等皆死節交阯守師知任等死事以聞皆得褒贈從升等死者守師隔遠不明知不及聞時與安鏞同行親見其後得脫歸者雖言之詳而有司以無官府上狀不可質故安等之節不得暴白於朝世之所共惜而痛悼者也一時同死者如吏部主事李宗昉等蓋多而安與鏞之事有聞者在慶左右也兩人皆進士出身最見相得安字志靜豊城人年四十二歲鏞字叔振錢塘人年三十四歲

九沙山人萬表曰灼艾別集者於昔灼艾集續集餘

集之外別爲一集也偶有見聞輙復錄梓以與四方共之亦性然也

嘉靖癸卯八月中秋日寓清江僧舍識

灼艾別集卷之二終